

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木  
殖吾稼築吾垣更吾舍陸途禽獸水盜魚鼈  
亡非盜也夫木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  
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  
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  
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感以為國氏之重罔  
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  
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  
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何  
而有之皆感也國民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  
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  
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  
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  
取非其有无非盜也或以公道而无殃或  
以私心而得罪時在夫不累於有與認而  
有之之間耳然有公私者未能无殃故曰  
有公私者亦盜也而无公私者亦未能勿  
忘故曰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任其  
自然而无容心焉則兼懷萬物是謂天地  
之德知夫此者泯然大同雖參差不齊而

與天地為合吾鳥能知其辨哉故天瑞之  
篇終焉

冲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一

冲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二

作三

宋 徽 宗 著

黃帝 古之明大達者先明天而道德  
以黃 次之列子以天瑞首篇而補之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  
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肝黧昏然五情蹇感  
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  
管百姓焦然肌色肝黧昏然五情蹇感黃帝  
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溲矣養一己其惠如此  
治萬物其惠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  
侍徹鐘磬滅厨膳退而間居大庭之館齋心  
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  
之國  
至人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心上與造物  
者遊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為友憂喜无  
變於已亦有何患黃帝以此去萬有之累  
而特復乎一故齋心服形夢遊華胥氏之  
國也  
華胥氏之國在兗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  
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

而已其國无師長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无夫殤不知親已不知踈物故无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无利害都无所愛憎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无傷痛指撻无痛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蹟其安神行而已

在兗州之西台州之北去齊國幾千萬里則其道幽遠而无窮故惟神遊者所能至也。无師長而自治无嗜慾而自足死生无變於已親踈不累其身不就利而利亦不至不違害而害亦不來都无所愛憎都无所畏忌而心有所忘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无傷痛指撻无痛癢而形有所遺乘空寢虛不礙不蹟惡往而不暇以是出入往來陰陽之所不能測也而況於人乎故曰神行而已

黄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問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

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作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

勞形休心知而辯焉故其術弗獲齋心服形覺而冥焉故其道乃得雖有情有信而无為无形故至道不可以情求而知之得之者亦莫能以告也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偃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惡慾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无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守有常時年殺常豐而土无札傷人无夫惡物无疵痛鬼无靈響焉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體神之妙而出乎形數之外故能勝物而无累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則不志於養心如淵泉形如處女則靜一而不二不偃不愛仙聖為之

臣不畏不怒惡慾為之使則與道相輔而行若然者從容无為而陰陽和靜羣生不傷故不施不惠不聚不斂陰陽調四時若字育時年殺豐人无夫惡物无疵癘鬼无靈響焉此聖人所以曲成萬物而不遺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

經曰善行无轍迹御風而行雖无轍迹之可見然猶有所待也惟神也不行而至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辭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慙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也所學於夫子者矣

三問而不答十反而不告道固不可言也卒於告之者亦告其所學於夫子者而已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

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頰而笑七年之後後心之所念庚无是非從口之所言庚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无不同也心變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者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

三年而不惑故始得夫子一哂五年而不蔽故至於解頰而笑七年而不累故引之並席而坐九年而是非利害簡之而不得則物我兩忘五官相徹風之乘我我之乘風何容心焉

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決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致道者忘心況於懟憾者乎片體氣所不

受一節地所不載則汝身將非汝有也何得有夫道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姬魚語汝姬魚當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彼特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无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舍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卻物矣自入焉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習是故遺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至人神矣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故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

而不慄是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列也

貌像聲色有名有實名實既有麗於留動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則何以相遠而獨造乎其先道之為物造乎不形而不與物為偶止乎无所化則獨立而不為物所運形色名聲果不足以索彼之情則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至人於此處乎不陸之度則當而不過藏乎无端之紀則運而不窮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則又與造物者遊也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耗舍其德而不散以通乎物之所造謂造乎不形止乎无所化者其天守全其神无卻物无自入焉此所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也醉者之乘車以其全於酒故能逆物而不惜至人行乎萬物之上以其藏於天故能勝物而莫之能傷是皆純氣之守不虧其神故也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鎗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

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途巡足二分垂在外掛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休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引之盈貫言其力措杯水其肘上言其審發之鏘矢復香方夫復寓言其捷猶象人也則又言其用志之專然是技未至通乎道者也故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至

人者上闕青天豈特登山之高也下潛黃泉豈特臨淵之深也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豈特背途巡足二分垂在外也列子於此伏地汗流而不能射於是守純而不虧其神猶有未至也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夫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熟之游其庭者俸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

殆成俗未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洞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中夜未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害於飢寒潛於備北聽之因假糧荷春之子華之門子華之

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聃之既而狎侮欺詒撫挾控亡所不為商丘開常无愠容而諸客之技單備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眾中漫言曰有能自投

下者賞百金眾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肌骨无砥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浮隅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眾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

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无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

子其驚我也子其言我也載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无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

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迁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

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无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况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誠信生神而神全者聖人之道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范乎淳備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死生驚懼不入乎其會中是故忤物而不憎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彼以偽投

之此以誠應之鳥往而不可故商丘開乘  
高臺自投其下肌骨无磷沐河曲之隅而  
果得珠入火往還而埃不漫身不焦者誠  
故也蓋至誠之道入而與神俱不知形體  
之所措利害之所存故能勝物而不傷焉  
是以醉者墜車而无犯害黃帝遺玄珠而  
象罔得之而蹈火不熱者關尹固以為純  
氣之守也若夫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  
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而道之所不載  
故商丘開知其誕妄追幸昔日之不焦溺  
則惕然震悸水火不可復近者以機心生  
而有疑故也夫誠而信偽物與不誠而藏  
猜慮其相去如此若過至信之人則又進  
乎此矣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无  
逆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

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  
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  
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  
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  
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  
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  
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  
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  
无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  
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  
幽谷理使然也

怒怒之復也常喜皆道之過也今吾心无  
逆順則既不違其性使之怒亦不淫其性  
使之喜彼之安處而自適也宜矣聖人之  
養生不使好惡內傷其身達之至於育萬  
物和天下豈有他哉以此而已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  
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  
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  
嘗見舟而謾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  
謂也

操舟若神者道濟天下不可窺測故也能  
游者可教謂其不溺於物善游者數能謂  
其久於其道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  
謾操之則妙而不可知矣問焉而不告則  
道至於此不可以告人故也

仲尼曰嚮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  
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  
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  
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  
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

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樞者巧以鈎樞者憚以黃金樞者惰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共內

謂與噫同蓋醫者意也謂之譎則或有救其失之義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則入水

之溺不累其形善游者數能忘水也則蹈水之道无變於己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則物我如一不疑其所行矣死生驚懼不入乎胸中而况利害之端乎此所以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无往而不暇也彼內資於道不深則外變於物亦易矣故以瓦樞者巧以鈎樞者憚以黃金樞者惰也先儒謂互有所投曰樞蓋探籌投鈎之謂也惟所要愈重則用心愈裕故以瓦則巧以鈎則憚以黃金則惰憚則恐夫而已至於惰則若亡矣故曰重外者拱內拱內則心有所系而不能休休焉之類也

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

鼃魚鼃之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行當作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

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鼃鼃魚鼃之不能游也而游之則忘涉難之險者也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則亦疑於神矣然求其為道則從水之道不為私焉而已與齋俱入者沉以窮乎下與汨偕出者浮以探乎上任其自然而已此所謂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者也生於陵而安於陵不夫其所因而已長於水而安於

水不逆其所性而已自然者不累於外不變於己其所以然莫知為之者故曰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仲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二

卷之二

十五